

又大流士 (Darius) 碑文中列舉各民族，有一塞種民族，爲“Saka Tigrakhouda”。據土馬顯克氏 (Tomaschek) 解釋稱：“Khauda”是古波斯語，指用羊皮所製之高帽。“Tigra”是尖銳之義。合之即指「戴尖頂高帽之塞種」。遊牧於藥殺河之北，以迄裏海北岸。(引同上。)

據此，是希羅多德史記所記塞種人之習俗，與大流士碑文中所列舉之一塞種人，情形相同。以之與古樓蘭土人相較，其生活方式與習慣由古墳中所見者，疑同出一源。故余疑樓蘭土人與塞種人不無關係。又梁荀濟論佛教表云：

『漢書西域傳云：「塞種本允姓之戎，世居敦煌，爲月氏迫逐，遂往葱嶺南奔。」』(廣宏明集卷七引。)

按此說不見今漢書西域傳，疑梁荀濟別有所本。又按允姓之戎，又稱姜戎，見左傳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傳。如荀濟「塞種即允姓之戎」其言爲可信，則塞種人西奔，必經過樓蘭、且末，沿崑崙山西徙。水經注曾記一傳說云：

『蒲昌海在龍城之西南。龍城故姜賴之墟，胡之大國也。蒲昌海溢，蕩覆其國。城基尙存而至大。……』

按古蒲昌海，即今羅布淖爾。古時水積鄯善之東北，龍城之西南。由余第一章所述，龍城或即涸海東部之土丘。由於地面時可檢拾石器及彩陶片，或即爲姜戎氏西遷時所遺留，故稱姜賴之墟。若余所推論不誤，則樓蘭土人必有一部或全部爲姜戎即塞種人之裔胄也。現崑崙山中之“Galsa”族中之塔奇克人 (Tadjik) 仍有操伊蘭語者，或其遺種歟？

二、漢代對於西域之經營 按樓蘭之文化及民族既如前述，則自漢通西域以後，樓蘭之情形如何，當爲吾人所論及之問題也。自紀元前一三八年，張騫奉使大月氏還，言通西域之利；武帝從之，甘心欲通大宛諸國，先之以軍事，次之以政治，而漢文化故亦隨軍事與政治以俱入。茲就史記漢書所記，及實地考察所得，概略言之：自張騫第一次聯結大月氏之謀失敗後，因烏孫與匈奴接壤，復獻聯烏孫以制匈奴之策。元狩中，騫復奉使烏孫，圖